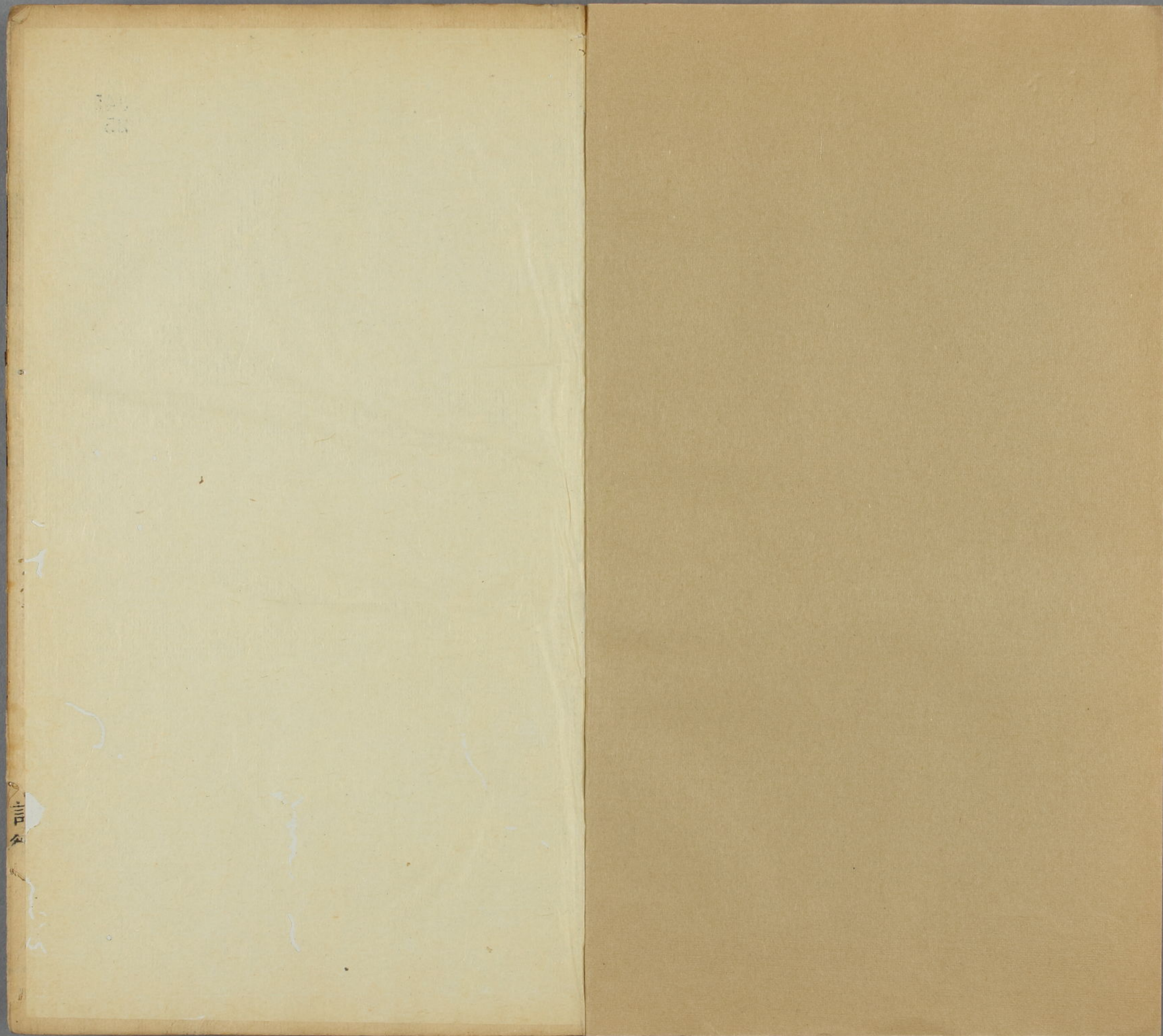


15
1345
25





門 1 5
號 1345
卷 25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

昭和十五年六月六日 購求

北海

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瑗

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瑗

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瑗

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

言行 四則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調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頌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

系源類編卷之十九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
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
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
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
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徐彥伯樞機論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
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
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
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
嗚呼先聖知言之爲大也知言之爲急也精微以勸
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
詰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
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
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係于言乎夫言者
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旣可以濟

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
復于白圭殷子九疇于洪範長有以也是以摘摭瑕
玷詳黜躁競審無恒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于
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
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湯之籥伐禍亂
之根用咄囁為雄辯以號呶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
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
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
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
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

脂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解往輒破的去之而
彌遠亦何異寒臯聚音尨也群吠得死為幸何修名
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于元凱蔣濟貽恨失譽
于王陵犀首沒齒于季章曹瞞齧舌于劉主當何及
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
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議
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
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
通彼此之懷囊括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
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

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
周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
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諸我宗極
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其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
瑟闕里重于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
休哉但懋績遠大克念不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
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趨趨于非黨不屏營
于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翦其纍纍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
茲終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
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乃可以言
也戒之哉戒之哉

君子 四則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劔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

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修身篇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
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
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
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
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
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
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
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
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
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
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巔

祭酒類編卷六十一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確而不修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不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及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畱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仁二則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董仲舒三仁對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
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二則

墨子貴義篇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
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
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

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
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
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
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寡矣不可以不益
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
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
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
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
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

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木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

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

人之斲而不能無掛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
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
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賢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
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
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
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
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
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
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

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
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
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
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
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
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
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
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
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
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

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途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

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

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

者是猶舍穫而櫟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知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智氏并代爲天下疆本由伐中牟也

守禮 一則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途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逾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知一則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信八則

呂覽貴信篇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

系漢書卷六十九
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

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

懷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

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舁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

經傳類編卷八十九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
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
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
原三日卽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
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
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
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
信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調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
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于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

經濟類編卷之十九
人曰試往饋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饋表來謁吳起
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
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
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
兵乎

儉十九則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
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
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
能廣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士鋤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經濟類編卷八十九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量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黎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

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

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
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
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
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
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
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
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
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
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
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
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
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
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
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
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
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
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
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
受也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殺牟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矣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矣吾將何屨以履之夫矣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衛叔孫文子問于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墨子節用篇 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股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

黍稷不二爨戴不重飲於土墻啜於土形斗以酌俛
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
法曰冬服緝緌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絺之衣輕且清
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
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劔爲刺
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劔之利也甲爲衣則輕
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
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
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
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
發洩則止死者旣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
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
爲掘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
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
何哉子墨子曰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
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
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漢元帝初卽位徵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
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
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
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
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
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甚
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劔亂於主上主上時臨
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
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
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
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宮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
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
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

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
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
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
其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
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
爲田獵之園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
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
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
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

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奉奉不敢不盡愚心

光武時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椽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范曄論 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李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其爲笑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

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異乎宜秉王良處位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梁節王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

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
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
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
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
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
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
祥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
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

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
頃之徵拜左氏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
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
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
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
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
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
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也每語子翁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
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
用此物闡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
側茲事不達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
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于
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
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

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
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宋司馬光訓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
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
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
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
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唾吾固陋吾不以為
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猶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

儉

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
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
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
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
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
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
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
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
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
饋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
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
山藁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
知其及禍及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
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
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
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
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
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其受不亦昂也不貪粟者子以為忠管仲難蓋未

廉 十二則

呂覽誠廉篇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且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

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
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
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
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
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
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
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
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
金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
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
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
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

經義類編卷八十九
三十一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于衛緼袍無
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
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
聞之安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子者曰子
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
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
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
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
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

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漢牟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續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

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調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吳隱之爲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
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
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
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
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
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恚
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
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
簿九年而宋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
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調貲財
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
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
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
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
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辟
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

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自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疑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逾其情乃受之埋於墓下出境遺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口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 一則 附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于貢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論十則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
 辭去周公誠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
 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
 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
 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
 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
 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

系流類系卷八十九
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于言者華也奮于行 者伐也夫色智而行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子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劉向敬慎篇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急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晉王坦之與韓康子論公謙之義曰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禮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人不可蓋

經濟類編卷之十九
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其期
當匿跡在于違顯而不在其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
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于
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無病之
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
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于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
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謙伐之義
險藏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
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
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
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
公弊貪而忘于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
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

坦之既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美其
詞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曰
夫尋理辨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
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
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
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
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

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
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
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
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
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
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
動之于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于能鄙則貴賤之
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
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
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
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于
不言情存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則貴斯
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
之理未冥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
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
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懲忿窒慾著于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交
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
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
之迹以逝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于下斯者

豈惟遜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內也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
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
為獨出人右也

之暨未冥于內豈不同心于朝雖其之刑罰若蠶食
則矣夫祖與吾子之燕居暨言未盡辭有未莫其然
不言辭齊于不言順善慎固矣字必于卑素服貴海
則無者姑字必于卑素服貴海

慎十六則

呂覽慎小篇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
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
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
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澳
一煙而焚宮燒積糞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
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
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
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

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
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
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
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
不慶於山而慶於堙齊桓公卽位三年三言而天下
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

網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欲有見人
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慎而言也
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
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
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日視
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
所以爲廩夫虛無見者廩也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
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
爲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
其可以爲此廩乎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
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
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
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
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
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
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
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
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
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
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王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
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

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犇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閹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閹安曰不然兵法小

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
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
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
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
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
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強諫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
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
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
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
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
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勅驎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
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

晉書卷八十九
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懼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所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專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勗愈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宜達人間宜識吾此意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

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
得親密以左右勞勤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
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
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
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
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足
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傅亮演慎論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
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
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
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
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
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
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
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
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
流鑿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
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絃夫豈傲著而後謀通患

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
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
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水炭滌於胃心巖墻
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
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
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
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
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翩鍛於垂舉觀夫貽
書良友則匹厚味於其醜缺八字其懼

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

石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

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

崔慶張臨挹蒲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冷

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
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國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
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詩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
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
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夔泛衝波于吕梁傾
側成于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宋呂公著疏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
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
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
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
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
心力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

臣今日蒙宣

臣今日蒙宣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論責非人主所當譴怒
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
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
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
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
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
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
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
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

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
 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
 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
 自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主雄猜之主也然鄂千秋
 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
 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
 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柰
 何心存末世福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有口言之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
 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
 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
 以聞

孫權與陸遜書

卷之九

一為其非其論三分之說也對不與吾言計其間

長厚 五則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圈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數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吏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
 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止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
 文帝曰善

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

經齊頂編卷八十九

長厚

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逾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

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其真德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劄忿如昔日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經濟類編卷之十九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雅量

七則 附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韋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

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
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
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竒士也
卽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
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
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
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皮

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
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
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
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
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
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
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
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
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
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忍辱

二則

附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
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
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
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
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流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
以爲飲器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
兩人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
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
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
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
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一則

劉向反質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
 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
 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
 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
 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
 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
 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下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
 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
 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

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具也以聖人見人之文必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

外文必不離內質矣。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質行 一則 附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

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專一則

劉向雜言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于霧露乘于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于鱸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蹄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持重 五則

晉桓溫旣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

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
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
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
當必旋旆若不順 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
義相裁無故怱怱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
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
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
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
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
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
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
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旣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
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
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
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
卒稍稍逝去覃調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
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

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
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敕使相繼傳呼明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
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調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
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
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
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
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
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童
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
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之命安煩害并苦受命而來好書浴回為八外家重

陰德 四則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

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愧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
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
德耳愧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愧愧辭讓
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
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
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
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爲九
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蘇軾二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
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
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
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
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生牟而其終也
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
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
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

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

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

哉

石介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
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
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
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
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逾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
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
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
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
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
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已之
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
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
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
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
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
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
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
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
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

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
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鯨寡虐我惇嫠
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
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
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
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
隆而無窮矣

存孤 三則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
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
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
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
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
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
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往
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
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

求固後嗣燹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
燹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
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
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
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燹謹從其誨後王成卒
燹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
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
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
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
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
頡怪而問之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
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晉庾袞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
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
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
刈荆條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
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
姑灑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此筐器之爲美欲

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廢翁
及翁卒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
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經濟類編卷之九上

明 北海 馮一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人事類 二

正直 五十一則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
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系河類編卷之十一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金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爲貪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忘爲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
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叔魚之惡不爲未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官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言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齊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披
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
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
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漢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相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旣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張湯爲廷尉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許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此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董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

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
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
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
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
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
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
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
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

汝南太守歐陽歛請鄧暉爲功曹舊俗十月享會百
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歛教曰西
都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奸凶不嚴而
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敢嘉厥休牛
酒養得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于下坐愀然

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
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
憚敢再拜奉觥欵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
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
稍解曰實欵罪也敬奉觥憚乃勉冠謝曰昔虞舜輔
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
有歌憚不忠孔壬是昭豺虎從政旣陷誹謗又露所
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欵曰是重吾過也
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
見其言忤欵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
今雖去其執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
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
乎憚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憚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旣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
中居數月欵果復召延憚于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
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旣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
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

步重華于南野謂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
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
于是告別而去

光武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給事中光武令
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
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光武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光武怪而問
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爲桓譚者望能以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光武改容謝
之

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宣旣而
赦之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
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
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
出入官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

離今禪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

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

答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互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

靈帝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使忠論討黃巾之
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且進賢理屈以副衆心
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爨延謂爨
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拒之
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爨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范曄陳蕃竇武傳論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
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
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
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
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

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
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蓋勳為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
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
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
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
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

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
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益京兆耳卓
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
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
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
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勳雖
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
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

賙祿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請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顛之重也

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蘇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武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二人

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命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收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來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

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旣不至深以爲恨

楊駿弟楊濟素與傅咸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雖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

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燕會召董艾葛旃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

系河卷之九
一
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

卞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于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第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北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
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
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
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
方疆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
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
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
日世祖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
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海陵王卽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
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
嗣主冲幼庶政多昧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
寶命明帝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爲大司馬
陳顯達爲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
大將軍蕭詵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崇稱疾不陪

位明帝以棕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
宗宗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替惟新乎
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
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飲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與
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
功以爲已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
省欲相撫悅淪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
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
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
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
郎鄭杲謂璟曰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
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敢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瓘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歸引鄴爲相鄴耻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吐突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酌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

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
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瓘言樓大不可曳請徐
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
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
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
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
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否臧

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
亦知之乎且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
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
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
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
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
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

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
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
怒曰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
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
手加顙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
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
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追脅固召之面授文牒
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
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
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
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王魯爲會靈觀使魯以推欽若帝不悅謂魯曰大臣
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魯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
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
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
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
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
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
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
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

經濟類編卷九十一
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
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言臣爾願復留遂自出
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
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
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
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

楊劉

仁宗時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

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
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
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
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
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且
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
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
出宮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
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
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
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
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
世父堯佐至太師媼戚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
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
卻如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
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
知制誥王洙捃摭非禮陰與內侍右全斌附會欲令
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
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
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
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
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

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
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
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
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
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
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
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
吳奎亦以介黨出之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
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
無卒莫能辯 王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
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
以慰彥博介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
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
無怨焉嗚呼忘已以用人虐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
當以仁宗爲法

哲宗起范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
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
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

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廉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王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永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嘗思為子當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

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荷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以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

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益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卽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公七則

呂覽貴公篇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
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
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
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
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
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
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

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巳若者不比於人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巳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巳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巳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曰醉而飾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去私篇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

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
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
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
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
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
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
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
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
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
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子
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
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
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
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
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
殺之子人之所私也恐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
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
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劉向至公篇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
而傳之不私于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然况其細於天下者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
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
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
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
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
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于今是之謂
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
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
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
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唐高宗時任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
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便私
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劉垺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垺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
官垺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

失均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塔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宋司馬光論治身治國所先疏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還並進臣願陛下少畱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爲衆所疾

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其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

明察 十二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

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
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
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
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
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
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者也子產之謂歟
戴驪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
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
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笥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
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
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
皆竦懼以爲君神明也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
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
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
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
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

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奈弘羊皆與燕王曰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

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

政邪道谷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譖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藉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謖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虞可謂踈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求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定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災禍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

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

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宋姜公望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纒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

開日張膽人人自安告許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末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挾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盖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

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旣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蘇洵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知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無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

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
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而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
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
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
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
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
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
而成功博也吾獨恠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
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
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麤及之而精人將曰是
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竊笑也齊威王
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
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
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卽墨
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
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
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
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
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
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
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
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
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
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
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
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
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
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
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
傳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
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之主也
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
哉窺牆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
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田子頰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入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頰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巴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不苟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難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難

呂覽長見篇言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莧諶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

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之至於師涓而
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爲後世之知
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
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
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
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
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
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
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
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振泣而應之曰子不識
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
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
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
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徃問之曰公叔之
疾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
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
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
國聽鞅悖也及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
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

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先識篇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
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
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
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
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
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
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

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妫曰為政

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方

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
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
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
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
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
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
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
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
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
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
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
國之長者得義蔣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研以爲諫
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心君子之
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善言之士
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死殽九月
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
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
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
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
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窮財盡矣不能用人又
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
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
不亡矣其慮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

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
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漢賈誼先醒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

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
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
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懵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
之所由惛惛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
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
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
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

先寤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
王卽位自諱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
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
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
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
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
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
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
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
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

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往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旣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踣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

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泚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二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于亡書二上轍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

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
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
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爨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
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
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
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
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
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
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
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
無化論以非之末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
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
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
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
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
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
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
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
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
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
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
睚眦相圖滅主上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
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
身計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
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旣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詰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
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
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
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
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
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
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
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
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
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
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七則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

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

晉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

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
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
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
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
世或謂之曰鄉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
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
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
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
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頴造焉服闋遂廬于墓
所頴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
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頴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
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
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頴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
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此心託我常恐
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唐揚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

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
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姓既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
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
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微 七則

齊相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
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下戰未
鬪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
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
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
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

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
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
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
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
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
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
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
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相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

公恠之以

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相公嘆曰歎日之役
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
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饋者延而
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
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二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
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
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呼
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相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相公乃尊祿而禮之

呂覽精諭篇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

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室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天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

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觀表篇。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和也。夫爲相安和，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曷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

經齊類編卷九十一

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醑而送之我以璧寄之
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竊喜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
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
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脗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臏脇陳悲相股脚秦牙
相前贅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
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
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
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
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察微篇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
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
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
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
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
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駑機

經傳類編卷九十一
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
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
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
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
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
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
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
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
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
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
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
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
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
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
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賈誼審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
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
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
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

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向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燹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

經傳類編卷九十一
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
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
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
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
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
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
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
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
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
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
遠故邪不前達

善處事 五則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踈惡執留
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
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
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
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
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
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
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

稱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以典兵馬而昭義素貪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

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縵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眞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白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

楊大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
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
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
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
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
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也唐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
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
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喪

及也學動惟馳告太后乃許之

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
詹事移六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八地五事命
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
王彥博議者勿啟一約方改事二宦官侍劍太子

問曰自古官官壞人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太子曰今亦安有
大臣之置古法而
居度民商古法
悟乃以
無動曰

